

程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



列傳第八

周書十九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於邠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國初世宗鎮瀘淵朝廷以朴為記室及世宗為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

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
朴猷平邊策云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
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
兵驕民困近者姦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
大不制而至於僭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
窺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
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
審其財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
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
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

力強財足人知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
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
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
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
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
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
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
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
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
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兵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

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
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到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
平矣吳蜀平豈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但亦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
俟其便則一削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
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可於
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
合机變望陛下寬之

案東都事畧時林與徐台符竇儀同議

世宗覽之愈

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初世宗以
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
朝多事尚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
者多不諭其旨唯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
愜世宗之意繇是急于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
殿學士如故知府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
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征以朴為東
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

宣	至	十	留	默
補	立	其	守	記
廂	斃	人	時	引
虞	于	念	以	閒
候	馬	然	街	談
宜	前	歎	巷	錄
其	世	云	隘	云
死	宗	宣	狹	朴
矣	聞	補	例	性
	之	廂	從	剛
	笑	虞	展	烈
	謂	候	拆	大
	近	豈	朴	臣
	臣	得	怒	藩
	曰	便	廂	鎮
	此	從	校	皆
	大	決	弛	憚
	愚	朴	慢	之
	人	微	于	世
	去	聞	通	宗
	王	之	衢	收
	朴	命	中	淮
	面	左	鞭	南
	前	右	背	俾
	諺	擒	數	朴

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
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到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
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但亦不足以為邊患可為後圖
俟其便則一削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
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歲夏秋便可於
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
合机變望陛下寬之

案東都事畧時林與徐台符竇儀同議

世宗覽之愈

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初世宗以
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

朝多事尚未克復慨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
者多不論其旨唯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凡所謀畫動
愜世宗之意繇是急于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
殿學士如故知府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
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世宗南征以朴為東
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
樞密使檢校太保頃之丁內艱尋起復授本官四年冬
世宗再幸淮甸兼東京留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
比及還蹕都下肅如也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門於汴
口不踰時而歸朝是日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默記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攷定聲律正星歷修刑統百廢俱
 起又取三關取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
 安可量也
 宋史王侁傳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見諸孤以侁為東頭供奉官
 默記云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之
 屬大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相對太祖望見
 卻立聳然整御袍襟帶磬折鞠躬左右口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
 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被袍著其
 敬畏如此

無禮仁浦令薇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名位雖高未
 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帶職不
 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按朴之行事傳于人口者
 甚衆而史氏缺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

見外資事今復補其大者况太祖太宗

歐陽史楊涉傳云祖收父嚴吳鎮纂誤云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	也又游宦紀聞載楊氏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	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鈞	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	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為義故發之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	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	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為涉之祖嚴之父非也	宣和書譜云凝式形貌寢倪然精神矍然要大于身
---------------------------	---------------------------	---------------------------	---------------------------	---------------------------	---------------------------	-------------------------	----------------------

即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
 事中央館修撰判官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
 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戶部二侍郎以舊恙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之頃疾作而仆於座遽以肩輿歸第是夕而卒時年四十五世宗聞之駭愕即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而慟者數四贈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朴性敏銳然傷于太剛每稠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服其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歷及律並行于世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三五代史闕文周顯

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為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諸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薇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祖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是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常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按朴之行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缺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

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况太祖太宗在在每秋朴有上輔之器朝列具聞

楊凝式華陰人也父涉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凝式體雖叢眇而精神穎悟富有文藻大為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素重其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官事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戶部二侍郎以舊恙

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懷覃
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誼諱於軍皆末帝以其才

別傳云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詼諧少從張全義辟改故作詩紀全
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
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張從恩尹洛凝式自汴還時飛蝗蔽
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

清史長編

迎從恩弗怪也凝然式詩句自佳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
性圓清麗可喜

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改左
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年八

十五詔贈太子太傅凝式長於歌詩善于筆札洛州寺

觀蓋墻粉牆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

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
識多自稱癸巳人又別傳云凝式字景度

清史長編

別傳云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
道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遊佛道
祠遇山水勝槩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
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
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
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
之側遇入府前與後馬猶以為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迫
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緜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
之修行尼舍俾造鞮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饑
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
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問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
壁為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拊掌

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懷覃
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誼譁於軍器末帝以其才
名優容之詔遣歸洛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
尚書致仕閑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
以降咸以俊才者德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
知其絕俸艱于家食除太子少保分司於洛案遊宦記
聞引楊疑
式傳所載仕梁仕晉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祖總政
年月皆與薛史異
凝式候于軍門且以年老不任唐世事上訴太祖特為奏
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改左
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年八

十五詔贈太子太傅凝式長於歌詩善于筆札洛州寺

觀蓋塔粉牆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

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	識多自稱癸巳人又別傳云凝式字景度
---------------------------	------------------

清史長編

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
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
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為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迫
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緜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
之修行尼舍俾造鞮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饑
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
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問也每旦起將出業請所之場曰宜東遊

壁為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拊掌

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懷覃
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誼諱於軍器末帝以其才
名優容之詔遣歸洛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
尚書致仕閑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
以降咸以俊才者德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
知其絕俸艱于家食除太子少保分司於洛案遊宦記
聞引楊凝
式傳所載仕梁仕晉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祖總政
年月皆與薛史異
凝式侯于軍門且以年老不任唐世事上訴太祖特為奏
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改左
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年八

十五詔贈太子太傅凝式長於歌詩善于筆札洛州寺

觀蓋塔粉牆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

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
識多自稱癸巳人又別傳云凝式字景度

清史長編

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
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
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為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嘗迫
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緜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
之修行尼舍俾造鞮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饑
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凝式笑謂家
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賙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
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

六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廣愛寺

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於懷覃
凝式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誼諱於軍若末帝以其才
名優容之詔遣歸洛晉天福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
尚書致仕閑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守
以降咸以俊才者德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
知其絕俸艱于家食除太子少保分司於洛案遊宦記
聞引楊凝
式傳所載仕梁仕晉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祖總政
年月皆與薛史異
凝式候于軍門且以年老不任世事上訴太祖特為奏
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初改左
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年八

十五詔贈太子太傅凝式長於歌詩善于筆札洛州寺

觀蓋塔粉牆壁之上題紀殆遍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

號焉未樂大典卷六千五百十二五代史補楊凝式教
涉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書

凝式方冠諫曰大人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無
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無

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已
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羣議縉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

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于是神色沮喪者
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薛仁謙字守訓代居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為浚儀人

也父延魯仕唐為汝州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

廉格深通世務梁鄴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

宗即位於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聘于吳得使乎之

為請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凝式疑式乃曰凝式

體遷衛尉少知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興中
轉客省使鴻臚少知出為建雄^軍節度使副進階光祿大
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祿少知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
中節度副使歸朝為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
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賓客
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終年
七十八贈工部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為
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
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
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子居正皇朝門下侍郎

平章事

永樂大典卷二萬
一千三百六十七

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頃明宗朝終于太子少
保唐書有傳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
愿為兒童戲效傳呼之声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
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愿弱冠舉
進士第解褐為校書郎改畿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
史遷比部員外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大微宮
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為御史所彈左遷方贊善大夫未
幾授兵部郎中復金紫丁內艱服闋自左司郎中拜右
諫議大夫歷給事中右常侍秘書監改太子賓客廣順

元年春卒贈禮部尚書愿性純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為兵部郎中日常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司父頃為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時年七十餘其母猶在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永樂大典卷五千二百二十五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於嶺表父穎遊宦于京師損少學為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人謂之相罵榜及任贊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為人常善待損

琪有女弟幼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損慕琪声稱納之及琪為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為名流所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叅議時政初長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為加恩使副及末帝即位用為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憲使不能振舉綱領俾風俗頽壞乃大為條奏而有平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大為士人嗤鄙有頃誤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為右散騎常侍轉秘書監大失所望即拜章辭位乃授戶部尚書致仕退居潁川

時少保李鏘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鏘遐有道術
 酷慕之仍以潁川逼于城市乃卜居陽翟茅種藥山
 衣野服道遥于林園之間出則柴車鶴鷺自稱具茨山
 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于大隗山中疏泉鑿坏為隱所
 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卒
 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
 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
 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安性
 絕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

裕

案	此	下	有	闕	文	輿	地	紀	勝	云	王	仁	裕	知	貢	舉	時	所	取	進	士	三	十	三	
輿	地	紀	勝	仁	裕	所	著	有	紫	泥	集	西	江	集	入	洛	記	共	百	卷					

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朝宰相贇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為
 河南壽安尉人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
 時為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
 事削奪吳越封爵羽被留于錢塘後吳越復通中國羽
 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為左散騎
 常侍卒贈工部尚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道羽

裕

時少保李鏘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以鏘遐有道術
 酷慕之仍以潁川逼于城市乃卜居陽翟茅種藥山
 衣野服逍遙于林園之間出則柴車鶴鷺自稱具茨山
 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于大隗山中疏泉鑿坏為隱所
 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秋卒
 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十二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
 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暗水中
 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安性
 絕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

經	上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吞西江文石遂以為名焉後為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卒

冊府元龜八百九十三
 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為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
 春風初動羽毛輕擲金換却天邊柱鑿壁偷將榜上名
 陶穀為尚書素好恢諧見詩伴声曰大奇大奇不意王
 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朝宰相贇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為
 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
 時為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
 事削奪吳越封爵羽被留于錢塘後吳越復通中國羽
 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為左散騎
 常侍卒贈工部尚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道羽

載其喪還歸其素裝時人義之

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一

殷希堯河內人也祖約定州戶椽贈太常少卿父祖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名累歷州縣唐天成中為衛州錄事參軍會晉高祖作鎮于鄴聞其勤幹奏改沼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為從事清泰中晉祖總戎于代北一日軍亂遽呼萬歲晉祖感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明年晉祖將舉義于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晉祖以其純朴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寮皆至達官唯希堯止授者郎而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命

使于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起楫師僕從皆相顧希

天色

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為托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

使迴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權鹽礬制置使少帝嗣位加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戶部兵部侍郎漢初授遷吏部侍郎判東西兩銓事國初拜工部尚書世宗嗣位轉禮部尚書顯德三年夏卒于洛陽時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子思

恭右諫議大夫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三百一十

司徒諱字德普清河郡人也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

誦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
鎮邢臺誦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禮于邯鄲歷永年項
城今皆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為從事未幾
徵拜左補闕史館修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誦
為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寧州
司馬清泰初為兵部員外郎晉祖踐祚改刑部郎中充
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
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
歷知許齊毫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舉自
起部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

客世宗即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于雅樂議欲考正
其音而誦為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
德六年夏卒于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尚書
誦善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屠之教漢乾祐中嘗
使于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海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
其下龍宮也誦因炷香興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迴棹
之日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贊敬洎復經其所遂以
經一函投于海中俄聞梵唄絃竹之音喧于舡下舟人
曰此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嘆訝
焉

宋史邊珣華州鄭人也曾祖頡石泉令祖操下邳令父蔚太常卿
通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憇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

莊宗之伐蜀大軍出于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為記室
詔令權領軍府事供億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明宗入
洛遣李冲賚詔于闕右盡誅闕官冲性深刻而華人有
為闕官所累者冲欲盡戮之蔚以理救護獲免者甚衆
毛璋之鎮邠寧奏為廉判時璋為麾下所惑有跋扈之
意蔚因乘間極言諭以逆順之理璋即時遣妻子入貢
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賜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
初自涇州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監鐵判官歷開封廣

晉少尹晉少帝嗣位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事轉工
禮二部侍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為亳州防禦使
為清肅亳民感之歲餘入為戶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
丞轉兵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修
以足疾辭位顯德二年冬卒于家時年七十一子玘珣
俱仕皇朝為省郎永樂大典卷四
千七百二十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
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杜重威叛于鄴時
敏為叅守判官掌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
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飢民十猶四五

通鑑綱目
卷之百一

邊蔚字得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邳令累贈太子少師
蔚幼孤篤學有鄉里譽從交辟歷晉陝華三府從事唐
莊宗之伐蜀大軍出于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為記室
詔令權領軍府事供億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明宗入
洛遣李冲質詔于闕右盡誅闕官冲性深刻而華人有
為闕官所累者冲欲盡戮之蔚以理救護獲免者甚衆
毛璋之鎮邠寧奏為廉判時璋為麾下所惑有跋扈之
意蔚因乘間極言論以逆順之理璋即時遣妻子入貢
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賜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
初自涇州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蓋鐵判官歷開封廣

通鑑綱目

晉少尹晉少帝嗣位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事轉工
禮二部侍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為亳州防禦使
為清肅亳民感之歲餘入為戶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
丞轉兵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後
以足疾辭位顯德二年冬卒于家時年七十一子玠珣
俱仕皇朝為省郎

永樂大典卷四
千七百二十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
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杜重威叛于鄴時
敏為田守判官掌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
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飢民十猶四五

十一
通鑑綱目

威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
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為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
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
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壻陳南金荐于曹州節
度使李繼勳表為記室其後繼勳僨軍于壽春及歸闕
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
金謂其裨贊無狀乃黜之敏由是連坐遂貶其官歲餘
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宋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九

周書二十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牙將累贈太子太
師唐莊宗之為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趨悍應募累
從戎役後為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軍都虞
候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為河東牢城都
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遥領鄧州
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
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兵以副焉既而御衆

無能勒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
斂為務性又鄙咳未嘗與賓佐有酒肴之會嘗有從事
欲求謁見者思覓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
者飲而遣之其鄙怯也如是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初
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即位遣其妻入覲太祖拜之
如家人之禮仍呼為叔母其思願如是廣順二年秋思
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
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
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領之尋詔本州折券以
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脾之疾上表請醫既而昇疾

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永樂大典
卷六千八

百一
十二

翟光勣字化基濮州鄆城人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貞
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河上景珂率眾聚邑人守永定
驛固守踰年後為北軍所攻景珂戰沒眾潰光勣時年
十歲為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永定
既冠沈毅有謀蒞事寡過明宗即位時深委遇累遷至
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光勣
與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為耀州團練使清
泰初入為左監門衛大將軍晉天福中歷棣沂二州刺

史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叛滅青州平
除為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亂^後人物凋弊故命光勣理
之光勣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唯求理道時郡民喪
七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期月之間流亡
載輯契丹入汴為民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勣明
宗舊臣署為樞密使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
初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衛使檢校太保太祖踐祚復
授宣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
使會永興李洪信入朝代知軍廣順二年十月卒于長
安時年四十六光勣有器度慎密敦厚出于天然喜愠

不形于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祿日久家
無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糲
食終給人不堪其憂光勣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賞酒
延之談說終日畧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
寬靜為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病
甚召親隨于臥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洛不得于
此停由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
樂酒送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勣且欲厚卹其家為
之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賵幾千計詔贈太子少師
光勣膚格肥皙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又有表許之

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

永樂大典卷二萬
二千二百四十

曹英字德秀舊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太常山鎮定人
也父全武事趙王王鎔為列校英因得隸于鎔之帳下
及張文禮之亂唐莊宗奄有其地乃錄鎔之左右署為
散指揮使明宗即位英侍于仗下問其祖考英以寔對
明宗曰乃朕之舊也擢為本班行首每加顧遇晉天福
中遷弩手軍使平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授本軍都校漢
初改奉國軍主加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
貞據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廂主領

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為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從平
內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二年春總兵討慕容超于兗州梯衝墮
壘頗有力焉夏五月太祖親征因并兵攻陷其城及凱
旋領彰信軍節度使典重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章事
授成德軍節度使車駕自太原迴加兼侍中顯德元年
冬卒于鎮時年四十九制贈中書令英性沉厚謙恭有
禮雖在席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凡卒縉紳之士
亦皆惜之

永樂大典卷四
千六百四十

李彥頤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賈為業太祖鎮業賓

之左右及即位歷綾錦副使權易使世宗嗣位以彥顯
有舊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
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為意窺圖贖利信漁蕃漢部人
群情大擾會世宗南征蕃部結聚圍迫州城彥顯閉壁
自守求援于隣道賴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
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尋為西京水南巡檢使居無
何命權知泗州軍州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顯到任處
置乖方大為物情所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虜遇疫而
卒時年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李暉時順光瀛州東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

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為河東牙將漢有天下授檢校司
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
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
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
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于鎮優詔贈中書令
暉之儀貌不及于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表許之
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
及滄州日民皆詣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

也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李建崇潞州人少從軍善騎射初事唐武皇為鐵林都

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案巴堅舊作阿保機

改來援莊宗率親軍千騎遇于滿城兵少為契丹所圍正

時建崇為親將與契丹格關自午至申令李嗣昭騎至

契丹乃解去同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秦

徐雍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

久滯偏裨明宗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即位甚愍之

連授磁沁二郡入晉為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

從進構逆率眾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于葉縣

開封尹鄭王遣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在京

諸軍會建崇軍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

接戰大敗之以功授亳州團練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

歷河陽邢州兵馬留後漢初入為右衛大將軍年逾七

十神氣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

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雖位

不及藩屏而康強自適以至期耄太祖即位授左監門

衛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

十

王重裔陳州宛丘人父歷安均洺三州刺史因家于洺

重裔幼沉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為廳直營

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為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安

重榮謀叛稱兵指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於
宗城東晉軍進擊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
裔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裔為公
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退蹙
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
仍典禁軍從征鄴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
數侵地以重裔為亳州防禦使又令于徐州巡檢兼知
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祚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
年夏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

十一

孫漢英太原人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為大將賜姓
名存進唐書有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遷東面馬
步軍都指揮使清泰初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失律于岐
下遂以其地西臣于蜀漢英兄漢韶時為洋州節度使
因茲阻隔亦送款于蜀由是漢英與弟漢筠久之不調
漢乾祐中太祖西征蒲雍以漢英戚里之分奏于軍中
指使蒲雍平班師隱帝以漢英為絳州刺史檢校司徒
廣順元年冬卒于都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許遷鄆州人也初為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為左
屯衛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

七

襄經樓

財省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檢校司空漢末權知隍州太祖踐祚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由于隍賊衆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論論士鬪兼倍賊衆傷夷尋自退去太祖降詔撫諭正授隍州刺史遷切于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鬻割悞斷不合死罪人其家詣闕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觀為知府素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狀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既奉朝請因大詔陳觀謂王峻曰相公執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為儒無家行為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屠沽免恥與為侶况明公乎峻無以

沮之既而嬰疾請告歸汶上而卒

宋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趙鳳冀州棗強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凶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為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鎮常山招聚叛亡鳳乃應募既而犯法當死即破械踰獄遁而獲免天福中趙延壽為契丹御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契丹主素聞其桀黠署為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使常令將兵在邊貝冀之明日罹其患晉末契丹入洛鳳從至東京授宿州防禦使漢祖即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行軍司馬乾祐初入為寵又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牛衛大將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至唯鳳里閭

兵不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為宋亳宿三州巡檢使鳳出于伏莽尤知盜之隱伏乃誘致盜魁于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發無不擒捕衆以為能然平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聞其幹事用為單州刺史既剛忿不仁得位愈熾刑獄之間尤為不道嘗抑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為名率斂部民財貨為

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賜死

大典卷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一

齊藏珍少歷內職累遷諸衛將軍前後監押兵師在外

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辯給無不畏其利口廣順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弛慢致河決除名配沙門島世宗在西班時與藏珍同列每聆其談論或剖判世務似有可采及即位自沅所徵還秦鳳之役監偏師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為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數間不失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既破紫金山峇進吳寇至渦口因與藏珍言及克捷之狀對曰陛下神武之功近代無比于文德則未光世宗頷之又問以揚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彼

人以鱒魚饋臣者視其盤中虬屈一如地虺之狀假使
 鶴雀有知亦應不食豈況于人哉其數奏大率多此類
 聞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為刺史臣猶未
 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濠梁未下即命為濠州行州
 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間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洎
 壽陽兵迴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
 赴闕四年夏以其冒稱檢校官罪按其事而焚之蓋不
 欲暴其惡跡也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三十三
 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鎮西川環往事之及
 知祥建號環典軍環衛孟昶嗣位環兼領左右衛顯德二

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為鳳州節度使初偏師傳其城下
 為環所敗裨將胡立為環所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
 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擊數
 月方克城陷環就擒及到闕世宗以忠于所事釋其罪
 援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遇
 疾而卒永樂大典卷一萬
八千一百三十三
 張彥超本沙陀郡人也素有卻克之疾時號為跛子初
 以騎射事唐莊宗為馬直軍使莊宗入汴授神武指揮
 使明宗嘗以為養子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與晉高
 祖不協屬其總戎于太原遂舉其城投于契丹即以為

雲州節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彥超率部衆頗為鎮魏之
患及契丹入汴遷侍衛馬軍都校尋授晉昌軍節度使
漢高祖入洛彥超飛表輸誠移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祐
初奉詔歸闕止奉朝請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內難隱帝
令彥超董騎軍爲拒劉子陂兵亂彥超先謂見太祖廣
順中授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以疾終于第制贈太子

太師

永樂大典卷五
千三百六十

張頴太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累爲藩郡列校由
內職歷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
歷鄧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頴性下急峻刻不容

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處女穎
逼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穎中夜拔刃
入於寢門執穎而殺之遂奔于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
德之故命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世宗以澄等
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五十二

劉仁贍畧通儒術好兵書在澤國甚有聲望吳主知之
累遷爲右監門將軍歷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
洎李景僭襲僞位俾掌親軍遷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
以兵柄任之改壽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
甚堅洎世宗駐蹕于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塹隔壁晝夜

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避詞以
 謝及車馬還京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砦
 自是圍之愈急城中飢死者甚衆三年以淮寇復來救
 援立砦于紫金山夾道相屬壘然数十里垂及壽壁而
 重進兵幾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復議親征車駕至壽春
 命今上率師破紫金山之衆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
 仁贍聞援兵既敗計無所出但扼腕浩歎而已會世宗
 以紫金山之捷飛詔以諭之時仁贍臥疾已亟因辭然
 納款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于行在
 世宗撫之甚厚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

節度使兼中書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年五十八世宗
 聞之遣使弔祭命內臣監護喪事進封彭城郡王後以
 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圍
 之中其子崇諫犯軍禁即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衆連
 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未敢窺議者保其後嗣抑有
 由焉崇讚仕周累為郡守幼子崇謙諒自江南歸于本
 朝亦位至省郎

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十

周書二十一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豐本郡樂營使幼俊慧點善歌梁貞明初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于其第筠召峻声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峻流落無依寄食于汴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誅漢祖盡得延朗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中從歷數鎮

常為典客漢祖踐祚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于襄漢為
監軍入為內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于永興漢隱帝命
郭從義討之以峻為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
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
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為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
起峻亦為羣小所構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闕綢繆帷幄
贊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師平定漢太后令充樞密使太
祖北征至澶州為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遣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
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太祖踐祚加

平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之監修國史時
朝廷初建奠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為每侍太祖
商榷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為性輕躁舉
措率易以天下之事為己任每有啟請多自任情太祖從
而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愠不遜之語
隨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為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
峻年長于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
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廣順元年
冬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為行營都
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為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

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費用仰給于官越行將更得自
選擇將發之前召宴于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充之奉
辭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
餞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
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
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行幸時已降
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既過絳郡距平陽
一舍賊軍蟠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
利峻猶豫久之翌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
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恥無功因計

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漢室
之密戚也自太祖踐祚恒有憂沮之意而本城軍不滿
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為辭抽起數百人及劉
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于京兆洪信惧遂請入朝
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于兗州已遣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
自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
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為隨駕一行都部署破
賊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衆先得頗有得色從駕還京
未幾貢表乞解樞机即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多机數

好施小惠喜人附己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
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
心忌之至是求退蓋傾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
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峻書聞
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祖嚴駕
將幸其第峻聞之即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
事峻又于北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聽事高廣華侈及
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新起小
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于此太祖曰樞密院舍
宇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慙默而退時峻以前事趙

嶸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嶸以詔
佞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
物議乃止嶸姪從勳居于陳郡峻為求官田宅以賜之
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
既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
赴闕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
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
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
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
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

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湏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行過臨事不欲改移况未勅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声聞于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翼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法太祖領之而已又奏請以顏衍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太祖曰進退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遜太祖未食日將亭午諍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欲便行已俟開假即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人過門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不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

翼

餘人次日寒食時節臣寮各歸私第午時宣召宰臣樞密使及入幽峻于別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泣曰峻凌朕頗甚無禮太過擬欲盡去左右臣寮翦朕羽翼朕免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即懷怨望豈有既總樞密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授之任其襟懷尚未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即召翰林學士徐台符等草制其日迺朝宣制貶授商州司馬差供奉官蔣光遠投送赴商州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回其旄有声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陞

退

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既寤心惡之
以是尤加狂躁峻才踈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過
權在手而射利者曲為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
以善則稱己無禮于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

千一百三十三 五代史關文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
丹攻晉州遣王峻率師赴援峻頓兵于陝周祖親征遣
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詔謂使曰與某馳還附奏陛下言
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爭所以
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舉
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右車駕出况
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
還奏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慕容彥超為兖州節度使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產弟也
嘗冒姓閻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

冊府元龜卷彥超八百三十五

弒

起鎮兖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彥超方食釋匕箸而
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衛帝彥超

曰此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唱生使歸營彥超敗奔充隱

帝遇弒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三 周太祖時

案通鑑注引薛史彥超傳有合兄弟事

已至此語蓋彥超以漢高祖為兄也通鑑改作彥超進
今兄似未喻其意今全文無可考始附識于此
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意即行周毀讚太祖
結通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

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為印即無關

處帝尋令齎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四

七十先是填星初至角元占者曰鄭分分兖州屬焉彥

超即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于開元

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豎黃幡

以讓之及城陷彥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永樂

卷七千八百五十八 案慕容彥超乘大輿僅存三

條今補錄州府元龜一條以存大槩 劾代史補纂容

彥超素有鉤距兗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跨驢于衢

中市羅十餘足價值既定引物主詰一宅門以驢付之

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為汝上白于王以請值物主

許之既而声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

也于是連呼賊心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

憫之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留物主中復戒廢

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于通

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飢

渴者甚矣汝放之以奔歸家但可隔踪而觀之盜無不獲

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

兒戲于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

出視遂擒之 高祖登極呼曰乾祐為廣順是年兗州慕

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觀甚偉異

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

曉高祖私謂微兆如此可不預備乎于是躬督將士戮

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

進遂取別巷轉教曲見一處門墻甚高大門之上云夫

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

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觀其聖像一如

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為天子

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

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出贊所及也安得不拜仍以廟側

數十家為洒掃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

慕容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

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為吾盡命吾庫

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為賜汝等勿患富貴

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庫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于是

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

其庫藏其間銀鐵胎者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貨

庫有以鐵銀貨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于彥超

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耳汝宜偽為庫藏凡金銀器

用暨鐵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撒其餘以為賊踐後申明

七

七

七

七

七

吾當捨此輩矣庫吏如其教于是彥超下今日吾為使
長與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剽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
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貨物色自當倍
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為然于是投狀相繼翌日鐵
胎銀主果出于是捨之置之深屋中使
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閻弘魯者後唐邢州節度使實之子也實唐書有博弘
魯事唐明宗晉高祖累歷事任家本魯中洎告疾歸里
慕容彥超初臨禮待甚厚及謀大逆以弘魯子希俊為
鎮寧軍節度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走出兵隄
防即責弘魯曰爾教兒捍我于朝將覆吾族耶故罹其
禍崔周度者父先表舉進士甲科盧質節制橫海辟為
支使周度有文學起家長蘆令登朝歷監察御史右補

闕以家在齊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秦寧軍節度判
官而性剛烈又以嘗為諫官觀凶帥之不法不忍坐視
其弊因極言以諫彥超故及斯禍太祖平兗州詔曰閻
弘魯崔周度死義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涉漏澤而賁黃
泉也爾等貞節昭彰正容肅勵以從順為己任以立義
作身謀履此禍机併罹冤橫宜伸贈典以慰貞魂弘魯
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秘書少監

宋樂大典卷
九千八百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

撰

列傳第十一

周書二十二

劉皞字克明晉丞相譙國公昫之弟也昫晉書有傳皞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襲太原軍至樂平時皞客于縣舍為鄩軍所俘謝彥章見之知其儒者待之以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為君得一宗人即令皞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章門下彥章得罪去非為郢州刺史皞隨之郡莊宗平河洛去非以嘗從劉守奇歸梁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

李興于荆南皞累為荊州攝官既而兄昫明宗朝為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顯鎮鄧州辟為從事入為監察御史歷水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興末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為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為起居郎改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轉太府卿漢祖受命用為宗正卿周初改衛尉卿廣順元年冬十月稅居于東京夜夢鬼誑之曰公于我塚上安牀深不奉益皞問鬼姓氏曰李丕文皞曰君言殊誣都城內豈可塚耶曰塚本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圍入忽寤又半月復蒙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乎即以手掬地豁然見

李作夢

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皞于西廡久之見一團火如電前來漸近即前鬼也引皞深入出其拳泣拜如有所託皞問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屬外不知也皞曰余官何至再三不對若訊之曰齊王判官皞曰張令公為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公為齊王余方為列卿豈復為賓佐乎鬼曰不知也皞既寤欲掘而視之既又告人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稅舍何乃止廣順二年春朝廷以皞為高麗冊使三月至鄆鄆度使高行周以皞嗜酒留連累日旦晚沉醉其月二十三日晨興櫛髮狀如醉寐男泳視之已卒矣時年六十一其年八月鄆帥齊

王高行周亦夢鬼請齊王判官得無是乎皞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然哀抱無他急于行義士友以此多

之永樂大典卷九千九十八

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巖本州牙將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年踈率動不由禮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抵棄沆初以刺謁秦王屬合座客各為南湖廳記因謂沆曰聞生名久矣請為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羣士記成獨取沆所為勒之于石繇是署為河南府巡官秦王敗勒歸鄉里晋初桑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為著作

佐郎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鎮奏為記室從維翰入朝授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維翰罷相馮玉用事不欲沆居禁密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轉右常侍復用為學士未幾遷工部尚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職改禮部尚書及歸朝復為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改刑部尚書廣順二年秋命為故齊王高行周冊贈使復命而卒贈太子少保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祿位家無餘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鄆之貨耳嗣子尚幼親友慮其耗散上言于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貨

市邸舍以贍其孤焉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為馮玉所重雖有瞶疾猶出入金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史遇害翼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京師怖懼之次聞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遜者與沆友善沆未病時夢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遜視其上有詩十四字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既寤心惡之俄聞沆卒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

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累贈戶部侍郎可復畧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薄遊于魏鄴王羅紹威表

免

為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霍彥威于青州為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為姦兒長興中入朝拜監察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福中自西京留守判官入為秘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尚書及世宗鎮澶淵改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三制贈戶部尚書可復無他才唯以謹慮保長年加之迂懦多為同列輕俊者所侮而累階至金紫居三品

明

之秩亦其命耶

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于德辰字進命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
場教上不調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
器之因得假官于屬邑後繼歷州縣歷仕晉漢周官至

贈工部尚書

永樂大典卷三千八百三十八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為儒善詞賦會鄉曲離
亂不獲從鄉薦因客于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
所為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
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尋薦為即墨縣令歷徐宋
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

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

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頴者故相協之

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文

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

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

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醉乳母浮之水上或駭

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令若以名下取士

即此類也舍本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

公之言蓋為崔頴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

春以頴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轉尚書右丞奉

人

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
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
保既而連月請告為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
冬卒時年七十三子億仕皇朝為殿中丞永樂大典卷
六千八百五
十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文炳
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度推官歷孟懷文使

玉壺清話李慶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
人樞密王朴以此一聯薦于申文炳文炳知貢舉遂為第三人

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顯德五年秋以疾解職授

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于家時年五十文炳為文典雅
有訓誥之風執性紆緩待縉紳以禮中年而卒人皆惜

之永樂大典卷二
千九百二十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
于禮部文價為一時之最是歲昇高等冊府元龜卷
八百四十二載

宋史李穀傳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	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	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	卒世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
---------------------------	---------------------------	---------------------------	-------------

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不效大興

卷一萬四千載為翰林學士年三十六卒載始自解褐

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
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
保既而連月請告為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
冬卒時年七十三子億仕皇朝為殿中丞

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五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文炳
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度推官歷孟懷支使
鄆城陝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為右補闕晉開
運初授虞部員外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中召
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顯德五年秋以疾解職授

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于家時年五十文炳為文典雅
有訓誥之風執性紓緩待縉紳以禮中年而卒人皆惜

之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二十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

于禮部文價為一時之最是歲昇高等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二載

因遊相國寺見廷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
遣小黄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
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
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

永樂大典

奏一萬四千載為翰林學士年三十六卒載始自解褐

劉哀不提行

至終總四年而與劉哀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冊府元龜卷九
十一劉哀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進士第任左

劉哀不提行	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賈氏自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貫滄州
南皮子孫稍稍徙真定五世祖諒高祖瑾曾祖處士諱初有至性	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
范延光鎮定州按延光未嘗泣定當是鎮州之誤	景文集緯博學善詞章論議明銳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後史
錄七散君掇拾殘餘為唐年補錄數十萬言叙成敗事甚悉書顯	于時
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晉天福中入為監察御史改太	

常博士緯常以史才自負銳于編述不樂曲臺之任乃
 陳情于相座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滿朝唯我相乘
 柄無親讎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編修史才不易得勤勤
 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
 白頭春臺與秋閣往往興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
 舟綿蕪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洲
 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脩撰又謂瑩曰唐
 史一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
 同職修之瑩以其言奏晉祖然之李崧曰賈緯欲修
 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草言唐朝近百年來無

劉哀不撰行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至終總四年而與劉哀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冊府元龜卷九十一劉哀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進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一案扈載傳原本殘闕今無採冊府元龜以存大槩

賈緯真定獲鹿人也少苦學為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叅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已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晉天福中入為監察御史改太

常博士緯常以史才自負鏡于編述不樂曲臺之任乃陳情于相座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滿朝唯我相秉柄無親讎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編修史才不易得勤勤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臺與秋閣往往興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舟綿蕪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洲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脩撰又謂堂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以其言奏晉祖然之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筆言唐朝近百年來無

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已
崧曰與公卿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
臣論說不已明年春勅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丁內艱
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
制誥緯長于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
類不平之因目之為賈鉄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
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
夫緯以久次綸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缺望彌甚
蘇逢吉監修國史以緯頻投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
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中實儼修漢高祖實錄緯

以筆削為己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
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維翰傳
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錠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
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切聞吾友書魏公白金之
數不亦多乎但以十日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
為白金數十錠緯以撰述之勞每詣宰執懇祈遷轉遇
內難不果太祖即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先是實貞固
奏請修晉朝實錄既竟亦望陞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
疏抗論除拜不平既而以所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媒
孽貞固及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惡之謂同

列曰賈給事家有士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
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于太祖前言之出為
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
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于京師緯書候之曰
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
妻一慟而終果雙樞北歸聞者歎之緯有集三十卷目

曰草堂集並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皆傳于世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一千
七百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以明術教為通州司
馬遇亂避地于蜀祖師古黔中經略判官父温珪仕蜀

為司天監温珪長于袁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深蒙寵
待延問得失事微差跌即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術
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
致身亦良圖也延義少以家法仕蜀由廕為奉禮部翰
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天成中得蜀舊職延義世
為星官兼通三式尤長于袁許之鑿清泰中嘗與樞密
直學士吕琦同宿于內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
義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議曰保
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
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在恤緯之僭其年兼衛

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績績為司天監契丹入京師隨

至鎮州時契丹將滿達勒舊作麻谷今改正為帥會漢高祖

定兩京控鶴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劫庫兵逐契丹猶

豫未決謀于延義因假以術教贊成之契丹既去還京

師官秩如舊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教召

對焉案歐陽史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

德澤而漢淫酷刑法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

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

悚然因貸其延義善交遊達機兼有技術見者歡心二

族二家獲全年授太府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靈臺延義

自言星官所忌又言身命宮災併未幾其子卒尋又妻

卒俄而延義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親死災不

可道也尋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卿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沈邁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贈左諫議

大夫邁幼孤以苦學為志弱冠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

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部郎中充

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擢為翰林

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顯德三年夏以扈從南

征因而遇疾歸及京而卒邁為人謙和勤於接下每文

士投贄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士多歸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六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以牒刺篇誅出入內臣之門繇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為李羅隱後累為藩鎮從事入朝拜左補闕歷刑兵二員外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權監使王景遇厚賂謫于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禱事廣順中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為樞密使知損以與峻有舊遂詣峻求使于江浙峻為上言太祖素聞知損所為甚難之峻曰此人如或辱命謹之可也太祖重違其請遂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貲于人廣備行李及邸路所經州郡無不强貸又移書于青州符彥

鄉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褻王峻聞而復奏之乃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即位切于求人素聞知損狂狷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即命徵還遽與復資數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讜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求為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于海

中其庸誕也如此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

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為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之且遺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

考筠為節度筠筠小字忙兒因宴會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為號足下為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為號筠曰不然蓋為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令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座皆笑

孫晟本名鳳案南唐書云孫晟少舉進士性陰賊好姦謀

少為道士工詩于廬山簡寂觀畫唐詩人賈島像懸于

為

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為妖妄執杖驅出之大新時輩

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授秘書省著作郎案南唐書

云豆盧革為相雅知忌屏為判官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為幕

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環甲露刃以十數騎自隨巡行

于市多所屠害汴人為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

忠孝作具

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案歐陽史云安重誨

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興薛

史微有詳畧皆言晟因朱守殷事牽連而亡命也南唐

書則云天成中與高華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

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俾其兒之忌不顧

坐淮岸捫蔽衣畫蟲追者乃捨去是又以會同惡者送

晟為秦王賓客而出亡也與五代史異

之逼淮吳人方納叛亡即以偽官授之晟亦微有詞翰

李昇偽尊楊溥為讓皇之冊文即晟之詞也故江南尤

重之二十年間累歷偽任財貨邸第頗適其意晟以家
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几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于其
側謂之內臺盤其自養稱愜也如是案玉壺清話載忌
卒白晝持刃求害忌忌諭以禍福解金帶與之使遁去
南唐書云忌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

畫擬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
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
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殿光祿卿考
孫晟在舒州事不見五代正史故傳聞多失寔 顯德

三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偽署晟為司空令
奉貢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悅伴之賜與甚厚泊隨
駕到闕舍于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問以
江南事晟但言吳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為求保無
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重進不協每宴將校
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畜姦謀當時
將校無不驚駭繇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上言
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陽去其部從直詣

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覘而
知因密令人齎蠟書遣重進勸為不軌重進以其蠟書
進呈世宗覽之皆斥讒反間之言世宗怒晟前言失寔
因急召侍衛都虞侯韓通令收晟下獄與其從者百

餘人皆誅之 案南唐書云世宗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
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

賜自盡忌怙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
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翌日

宰臣上謁世宗親諭之始知其事實議者以晟昔構禍
于梁民今伏法于梁獄報應之道豈徒然哉晟性慷慨

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 案鈞立談云晟將命
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

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
忍負永陵一坏土餘非所知也 及將下獄世宗令近臣

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最默然不對臨刑之際整其衣冠
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謝遂伏誅

永樂大典
卷三千五

一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世襲列傳第一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鐸
中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屯于奉天文通時隸本軍
為市廛累遷至隊長黃巢犯關博野軍留于鳳翔時鄭
畋理兵于岐下畋遣文通以本軍敗尚讓之衆于龍尾
坡以功為神策軍指揮使朱玫之亂唐僖宗再幸興元
文通扈蹕山南論功第一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
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親為製字曰正臣光

化二年王行瑜殺朱玫於京師李昌符擁兵于岐下詔
茂貞與陳佩等討之三年誅昌符車駕還京以茂貞為
鳳翔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隴西郡王大順二年
觀軍容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
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遣
詔表其假子繼徽為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
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窺伺頗于朝政始萌閭閻
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
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奏請子弟為牧伯朝廷不
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逼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

君

聽

姦邪者因之附麗遂成朋黨朝政于是隳焉昭宗性英
俊不任其逼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臣杜讓能調發軍
旅師未越境為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
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中尉西門重遂李周潼等謝之
茂貞屢兵不解勢將指闕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及
韋昭度李谿為相茂貞崔昭緯之邪說復沮其事表昭
度等無相業不可置之台司恐亂天下詔報曰軍旅之
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
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
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震

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天
下移王珙于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即閻珪也
時後唐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閩輔是歲七月太原
之師至河中繼鵬與中尉景宣之子繼晟迫車駕幸鳳
翔昭宗曰太原軍未至鑾輿不可輒動朕與諸王固守
太內卿等安輯京師如太原實至吾可以方略制之繼
鵬與景宣中尉駱全瓘因燔燒東市此大譟昭宗登
承天門樓避亂令捧日都將李雲案新唐書及通鑑俱
作李筠薛史韓建傳
亦作李筠惟守樓下繼鵬率眾攻雲昭宗憑軒慰諭繼
此傳作李雲鵬雲孤大呼矢拂御衣中樓楠侍臣掖昭宗下樓還宮

繼鵬即縱火攻宮門昭宗召諸王謀其所向李雲奏曰
事急矣請且幸臣營雲乃與扈蹕都將李君慶衛昭宗
出啟夏門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
山之佛寺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環奉表行在昭
宗以武皇為行營都統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晟
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閩輔無由寧證
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閩輔京師憂
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
怨望驕橫如故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
通王暉王治禁軍于闕下如茂貞違詔即討之茂貞懼

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卒出幸華州茂貞之眾因犯京師焚燒宮闕大掠坊市而去自此長安大內盡為丘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相孫偓統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復元年十月梁祖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

與中討韓全海紹宗幸鳳翔茂貞以心腹之任易

九國志	李彥琦傳	彥琦本姓楊氏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
姓李氏	當于諸子後	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
宗東還	長圍方解	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
往復二載	美玉各馬相繼而至	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絕乃請車駕還京求和于汴即斬韓全誨等二十人首級送于梁祖自是兵力殫盡垂翅不振懼梁祖復討請落尚書令許之及梁祖建號茂貞與王建會兵于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署天官目妻為皇后鳴鞘掌扇宣詞令一如王者之制然尚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道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鬥而訴者茂貞曰喫令公一梳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茂貞哀毀幾滅性聞

國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中
順
未
八
九

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
敗車駕倉卒出幸華州茂貞之衆因犯京師焚燒宮闕
大掠坊市而去自此長安大內盡為丘墟矣四年昭宗
復命宰相孫偓統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
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
復元年十月梁祖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
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自
全誨矯詔徵
兵天下將討梁祖宰相崔裔召梁祖引四鎮之兵屯岐
下重溝復壘圍守三年茂貞山南諸州盡為王建所陷
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于汴茂貞獨據孤城内外援

絕乃請車駕還京求和于汴即斬韓全誨等二十人首
級送于梁祖自是兵力殫盡垂翅不振懼梁祖復討請
落尚書令許之及梁祖建號茂貞與王建會兵于太原
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
開岐王府署天官目妻為皇后鳴鞘掌扇宣詞令一如
王者之制庶尚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鼠形多智數軍
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道昭者
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
還軍士有鬥而訴者茂貞曰喫令公一梳不托與爾和
解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茂貞哀毀幾滅性聞

者嘉之但御軍整衆都無紀律當食則造庖厨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管鑰者亦呼為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遠矣及莊宗平梁茂貞自為季父以書賀之及聞莊宗入洛惧不自安方上表稱臣尋遣其子繼曠來朝詔茂貞仍舊官進封秦王所賜詔勅不名又以茂貞宿望耆老特加優禮及疾篤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月薨年六十九謚曰忠貞子從曠

嗣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從曠茂貞之長子也未克授諮議參軍賜緋魚袋尋遷領彭州副使鳳翔衙門都指揮使天復中自秦王府行

軍司馬檢校太尉出為涇州兩使留後茂貞尋承制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四鎮北庭行軍叅議軍節度使及唐莊宗平梁茂貞令從曠入覲制加從曠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遺奏權知鳳翔軍府事詔起復授鳳翔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三年九月以魏王繼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重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關從曠至華下聞內難歸鎮明宗詔誅重厚從曠以軍民不擾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為隙上表論救事雖不允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起復加檢校太

師其年九月勅曰李從暉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善
有稱忠勤甚著既預維城之例宜新定體之文是降重
光以隆敦叙俾煥承家之美貴從猶子之規宜于暉祖
照上改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于南郊從暉入覲
禮畢移鎮汴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唐末
帝起兵于岐下盡取從暉家財器仗以助軍須末帝登
離岐城吏民叩馬乞以從暉為帥末帝許之清泰初即
以從暉復為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晉高祖登極繼
封岐王秦王累食邑至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五百
戶少帝嗣位加守太保開運三年冬卒于鎮年四十九

繁

從暉少敏悟善筆札性柔和無節操嘗在宗新有天下
因入覲獻寶裝針珥于皇后時以為任但進退閑雅
慕士大夫之所為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鎮于
岐山前後二紀每花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于
酒者雖吐茵墮憤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咎責
先人沂隴之間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力不合理之
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承吉歷數鎮
行軍司馬承集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五代史補李
暉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
之六全公性情好戲為鳳翔節度因生辰隣道持賀禮
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姓陋且多鬻
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暉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
何不相嘲以為樂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車

與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從昶茂貞之第二子也十餘歲署本道中軍使後唐同光中茂貞疾從昶年十五遣代兄從曠為涇州兩使留後朝廷尋加節制天成中明宗即位改鎮三峯界官二檢校太保會郊天大禮表請入覲以恩加檢校太傅兼有代歸關授左驍衛上將軍改右龍武統軍未幾出鎮許田在鎮三年清泰中復入為右龍武統軍再遷左龍武統軍晉天福三年冬卒于官時年四十贈太尉從昶生于統綺少習華侈以逸遊譙樂為務而音律圖畫無不通之然性好談笑喜接賓客以文翰為賞曾無虛日復篤信釋氏時岐下有僧曰阿闍黎通五天竺語為士人所歸從昶凡歷三鎮無尤可褒無苛法可貶人用安之亦將門之令嗣也弟從照歷隴州刺史諸衛大將軍卒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

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唐末為鳳翔都將茂貞表為廊州節度使累官至兼侍中梁祖之圍鳳翔也茂勳兵屯岐山梁祖以羸師誘之命孔勣潛率勁兵襲下廊州盡俘其家茂勳遂歸于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平中為河陽節度使從梁祖伐鎮州圍棗強縣時有一

君

民絕城而出茂勳納之而不疑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椿擊茂勳路于地賴左右救至僅免居無何遷金吾上將軍副王瓚將兵于景店瓚令分屯西寨莊宗擊而敗之降為左衛上將軍逾年以太子太傅致仕同光中復召茂勳天成初以疾卒于洛陽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高萬興河西人祖尹佐鄜延節度判官父懷遷都押衙萬興與弟萬金俱有武幹效用于本軍河西自王行瑜敗後郡邑皆為李茂貞之所強據以其將胡敬璋為節度使萬興為敬璋驍將昆弟俱有戰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者茂貞之假子也號李繼徽梁祖既弒昭宗茂貞繼

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皆陳兵閔輔梁祖遣將王重師守雍州劉知俊守同州以拒之天祐五年冬敬璋卒崇本以其愛將劉萬子為鄜延帥萬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崇本為汴人所攻六年二月萬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子殺之歸欵于汴梁祖以萬興為鄜延招撫使與劉知俊合兵攻收鄜坊丹延等州梁祖乃分四州為二鎮以萬興萬金皆為帥及萬金卒梁祖以萬興兼襄武保大兩鎮累加至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莊宗定河洛萬興來朝預郊禮陪位既還鎮復以舊爵授之同光三年十二

月卒于位以其子允韜權典留後永樂大典卷五千五百三十八

允韜字審機初仕梁朝起家授同州別駕尋加檢校右

僕射改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充保大軍內外馬步

軍指揮使唐同先中檢校太保充保大軍兩使留後萬

興卒允韜自理所奔喪天成初起復檢校太傅充延州

節度使長興元年移鎮邢州頃之為右龍武統軍末繼

授滑州節度使清泰二年八月卒于任年八十二詔贈

太師永樂大典卷五千五百三十八

韓遜本靈州之列校也會唐季之亂因據有其地朝廷

乃授以節鉞梁初累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開平中梁

將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乃

借兵以窺靈武且圖牧園之地知俊乃帥郿岐秦涇之

師數萬攻遜于靈州遜極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梁

祖嘉之自是累官加至中書令封潁川郡王遜亦善于

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于其地梁祖許之仍詔禮部侍

郎薛廷珪撰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貞明初遜卒于

鎮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洙遜之子也遜卒三軍推為留後梁末帝聞之起復正

授靈武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貞明四年春

靈武將軍尚昭敏等上言洙已服闋乞落起復梁末帝

令中書商量宰相奏曰舊例藩鎮起復如先人已是一品階級與加爵如未是一品階級即合加階乃授洙開府儀同三司唐莊宗明宗累加官爵天成四年夏洙卒朝廷以其弟澄為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是歲有列校李賓作亂部內不安乃遣使上表請帥于朝廷明宗命前磁州刺史康福為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略等州觀察處置度支溫池權稅等使仍遣福領兵萬人赴鎮其後靈武遂受代焉永樂大典卷三十六百七十五李仁福世為夏州牙將本招拔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招拔思恭為夏州節度使廣明之亂唐僖宗在蜀詔以

思恭為京城西北收復都統預破黃巢有功僖宗賜姓故仁福亦以李為氏思恭卒弟思諫繼之梁開平元年授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彝昌為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三年春牙將高宗益等作亂彝昌遇害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為帥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

長興四年三月卒于鎮其年追封號王子彞超嗣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彞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都押牙防遏使仁福卒三軍立為帥矯為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彞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真命明宗聞之遂以彞超為延州留後以延帥安從進為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鎮仍降詔諭之云近據西北藩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我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節

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于社稷有後之慶宜及于子孫但以彼藩地處窮邊每資經畧厥子年終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啓姦邪之便其李彞超已除邠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乍當于移易宜普示于渥恩應復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公私債負錢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朕自總萬幾惟弘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後

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曦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
之鎮郡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曦則
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至
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恠朔方或
則結搆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不稟
除移唯謀旅拒總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方
明利害祇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
李賓足為鑿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曦可作規
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率彼
幼冲恣其榮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度

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
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赦
云其年夏四月彛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
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敢赴任明宗遣閤門使蘇繼立
齎詔從之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彛超不受代從進
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彛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
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為僕聞天
子乞容改圖時又四面党項部族萬餘騎薄其糧運而
野芻牧閔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
所控訴復為蕃部殺掠死者甚衆明宗聞之乃命班師

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于鎮弟藝興襲其位承

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藝興本名藝殷宋受命之初以犯廟諱故改之藝超既卒時藝興為夏州行軍司馬三年推為苗後唐末帝出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藝興弟綏州刺史二敏與其黨作亂為藝興所逐敏奔延州藝興押送到關骨肉二百餘口朝廷以藝興之故繫送本道斬之開運元年春詔以藝興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乾祐元

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于河中潛使人構之藝興為之出師駐于延州之北境既而聞守貞被圍乃收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春制加守太尉始改名藝興乾德五年秋卒于鎮制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光獻繼其位其後事

具皇朝日歷

承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

國

蘇
經
禮

書